

柴霍甫短篇傑作集

卷 三 第

黑 衣 僧

趙景深譯



上海開明書店刊行

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二年十月三版發行

實價 木 羊 八 角

(實價不折扣
外埠酌加寄費)

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卷三

“黑 衣 僧”

[普 及 本]

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柴 霍 甫

譯 者 趙 景 深

發 行 者 上 海 福 州 路 開 明 書 店
杜 海 生

印 刷 者 上 海 東 熙 華 德 路 餘 慶 里
美 成 印 刷 公 司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七〇五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號
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北平楊梅竹斜街

開明書店分店

柴霍甫的生涯及其小說

俄國 米爾斯基 (D. S. Mirsky) 作

柴霍甫 (Anton Pavlovich Chekhov) 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愛索夫 (Azov) 海邊的泰甘盧 (Taganrog)。他的祖父是弗朗尼士 (Voronezh) 省大地主的農奴，後來做生意賺了許多錢，便贖回自己和他的全家。他的兒子保羅，也就是柴霍甫的父親，九歲便不當農奴了。後來他在泰甘盧做生意，就此一天天的發達起來。他和他的妻都頭腦簡單，信仰宗教，不大受過教育，家庭的觀念很重。保羅還有一種職業，便是與他的家人在教堂裏唱讚美詩。在九十年代，柴霍甫的作品已經很有聲名，他的家人還在教堂裏替人家唱讚美詩。保羅只有幾個兒子和一個女兒。孩子們都沒有好好的受過教育。

柴霍甫是年紀最輕的，只有他進過泰甘廬的中學。他進中學的時候，他家裏的財產都耗盡了。鄰近的羅斯托夫（Rostov）造鐵路，是泰甘廬商業的重大打擊，保羅只得歇業。一八七八年他跑到莫斯科去找事做，他的幾個大兒子都在讀書。柴霍甫依舊留在泰甘廬，一八七九年中學畢業，便也到莫斯科與家裏人同住去了。他改入大學醫科，五年後畢業，於一八八四年得到學位。他從到莫斯科直到死，沒有離開過他的父母和姊姊，因為他作品上的收入很多，所以他很早的便成為家中的主人了。他們家裏是很會結合的，這是知識階級所少有的事，其實他們原是農人和商人出身的呀。

柴霍甫初到莫斯科的那年，便在滑稽報上投稿，大學沒有畢業，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投稿者了。所以他得到學位以後，不再想當醫生，只是做些稿子來餬口，一八八六年他的幾篇滑稽小說，集為一冊。出版以後，大受歡迎，立刻又出了第二本滑稽小說。批評家，尤其是急進派的批評家，不大注意這本書，但卻引起兩個文學家的注意——一個是小說家格里各羅威契，一個是當時最大的 *Novoe Vremya* 的主筆蘇佛林（*Suvorin*），這個

聰明人立刻就看出柴霍甫的大才，便時常請他投稿，還特別爲柴霍甫設了一個文學週刊。他們成了親密的朋友，柴霍甫給蘇佛林的通信自然是最有趣的。現在柴霍甫已經在『大文學』上得到立腳點，無需再受滑稽報的專制壓迫了。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一改變，跟着作風也就改變了——他拋棄了滑稽的作品，努力發展自己的個性。這種改變在一八八六——一八八七之間所寫的小說是很顯然的。同時柴霍甫寫了第一部戲曲伊凡諾夫，於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在莫斯科上演，一年後又在彼得堡重演一次。在這過渡時期，柴霍甫又作了草原——後來出全集時，草原伊凡諾夫大加修改，與一八八七年的完全不同了。此後柴霍甫的聲名便一天天的高了起來，他和他的家人便能過着比較舒適的生活。這種生活是很平穩的，所不平穩的只是到沙哈連（Saghalien）去旅行過一次。他在一八九〇年到了那兒，經過西伯利亞（那時還沒有火車），由海路經過錫蘭島回來。後來他把所看見的島上的囚犯生活寫了一本沙哈連島（一八九一）。他說的話很公平，是很重要的。據說一八九二年因之還引起了監獄改良。這次旅行是柴霍甫對於

人道主義的大經驗。他自己是很有善心的，化去許多錢幫助窮人，還替本鄉泰甘廬辦了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博物院。

一八九一年柴霍甫逐漸富了起來，在莫斯科以南五十里，梅里荷福（Melikhovo）買了一塊地。他在這兒與他的父母，姊姊和最小的哥哥同居了十年，他化了許多錢幫助當地的改革事業。一八九二至九三年霍亂流行，他對於當地的衛生極為注意。他在那兒寫了許多成熟的短篇。他住在梅里荷福到一八九七年為止，他身體的衰弱迫得他遷居，他得了肺病，只好在克里米的南岸，和德法的沿海地方，消磨他的餘生。這在他的生活，並沒有什麼改變。環境改變得最大的，是他與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新聯絡，他對於政治的方

向也決定左傾。爲了左傾的緣故，他與蘇佛林絕了交，爲了政見不同，他寫了一封很生氣的信給蘇佛林，他對於青年作家的友誼，由高爾基爲首，顯然是革命的。在這些年來（尤其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後，他住在耶爾泰的時候）他與托爾斯泰很親密。當時一般人的意見，柴霍甫，高爾基，托爾斯泰成了神聖的三位一體，象徵光明而又自由的俄羅斯，反抗

俄皇的黑暗勢力。大學院選出高爾基爲會員，得了政府的命令，立刻又把高爾基除去，於是柴霍甫與老練的珂羅連科一般，也憤而辭去會員不幹。不過在文學上這個時期是不甚重要的。最重要的還是他與藝術劇院的聯絡。在伊凡諾夫以後，他也寫了幾篇輕鬆的獨幕喜劇，在觀衆前得到很大的成功；不過內部的成功是很少的。在一八九五年又轉而寫嚴肅的戲劇海鷗（這是荒謬的英譯，其實原文 *Chalka* 只有『鷗』的意思）。這戲劇於一八九六年在彼得堡的國家劇院上演。演員都不能了解劇中的意義，演得很壞。第一夜便遭了重大的失敗。觀衆噓着叫戲劇停演，作者羞得要命，第二幕演完便離開劇院，逃到梅里荷福，發誓不再寫戲劇。那時恰好莫斯科一個富商史丹尼司來夫司基 (*Stanislavsky*) 和戲劇家但兼珂 (*Viadimir Nemirovich-Danchenko*) 建設藝術劇院，在俄國劇院史上是很光榮的一個時期。他們第一次試演海鷗便得到很大的成功。演員與戲劇本身的調子非常諧和。他們竭力的體會劇情，居然在一八九八年得到重大的成功。柴霍甫因這成功興奮起來，對於戲劇又有了新生的力量，寫了幾種有名的戲劇。萬尼亞舅舅

(設計於一八八八)上演於一九〇〇，櫻桃園上演於一九〇四年一月。每種戲劇都比前一種更爲成功。演員，作家以及觀衆是完全和諧的。柴霍甫的聲名遠播了。大家都說他與高爾基托爾斯泰是俄國的三大文學家。不過他總趕不上吉百齡或是丹農雪烏那樣有錢，連高爾基都趕不上。在一八八九年他將自己的作品統統賣給馬克司書店，只賣七萬五千盧布(合三萬七千五百美金)。馬克司書店不會設計，以爲只買了四本短篇小說集，其實卻買了九本！一九〇一年柴霍甫與藝術劇院的一個女演員葛妮帕爾(Olga Knipper)結婚，所以他的生活便愈加改變了。這些年來他大半住在耶爾泰，在那兒造了一所小別墅。他時常被煩瑣的讚美者所圍攻，他對於她們總是溫和而又忍耐的。一九〇四年六月他的病狀漸重，醫生們送他到拜丹維勒(Badenweiler)去休養，他於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死在那兒。他的屍身送到莫斯科，葬在他的父親墳邊，他的父親在他前五年(一八九九)就去世了。

柴霍甫作小說的經過可以顯然的分爲兩個時期：一八八六年以前和以後。英文的

讀者和俄國懂得文學的人，都知道他的後期作品，但大多數的俄國讀者都只知道他早年的滑稽小說，而不知道我的生涯和三姊妹。他所最流行的滑稽小說，如一匹馬的名字（A Horse Name）葉子戲（Vint）訴苦的石頭（The Complain Ledger）手術室（Surgery）等都沒有譯成英文的。確，有些滑稽小說地方色彩太濃厚，極不易譯，譯出來也不見得好笑。再說，英美人也不喜歡這些東西。自然，柴霍甫所寫的滑稽小說比別人的要高明得多。牠們是各種粗鄙惡劣趣味中的聖殿。別人的滑稽是粗鄙而沒有意義的。他們沒有近於神的無意識的天才；他們缺少機智，抑制和尊嚴。他們只有滑稽，沒有其他。柴霍甫與他們並無不同，所不同者，別人是輕蔑人類的軟弱和愚蠢的，而柴霍甫對於人類卻有深切的同情，這只有銳利的批評家纔能夠辨別得出來。柴霍甫對於這些滑稽故事大半都沒有重印，但全集的第一二卷中依舊還留有好幾十篇。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篇譯成英文。即在這些短篇中，如瞌睡來了，聖誕節都已顯出他崇高的天才和經濟的手段。在柴霍甫尚未離開滑稽小說的途徑時，在一八八四年已經能夠寫歌女這樣的小說。這

篇小說雖是尙未脫去前期的作風，但與他成熟的作品比較起來，也就相差不遠了。一八八六年所出版的半色彩的故事（Parti-coloured Stories）建設了柴霍甫在文學界的聲名，除去無聊的滑稽小說以外，其餘的短篇都別有風味，外形是愉快的，內涵卻是悲哀的——所以俄國的批評家都稱之爲『含淚的微笑』。其中的好例便是苦惱。在一個冬天的雨夜，一個馬車夫失去了他的兒子，想要把這故事訴苦給一個一個的乘客聽，卻得不到他們的同情。

柴霍甫在一八八六年已經脫去滑稽小說的範疇，自己發展一種新的作風。這種作風大部分是詩意的，一八八六至八八還有些向各方面發展的作品——如漂泊者，頗有報紙文學的趣味，頭等搭客只有諷刺，樊凱是含淚的微笑，草原幸福是抒情詩的表現，熱病是病態心理的研究，賭采與一篇沒有題目的故事是含教訓的。其時已經有了最有個性和可愛的調子——就是寫出了人類不能互相了解，一個人不能感覺到他人的苦痛。樞密顧問官，宴會候爵夫人都是根據這種觀念的——柴霍甫的一切小說似乎都含有

這種意思。這時期的代表作品都取材於早年的生活，愛索夫海附近的草原就是草原，幸福，偷馬賊這三篇，大都是抒情的風味，（偷馬賊卻是兼有情節的）所寫的是迷信和恐怖，（柴霍甫使其有詩意）黑暗空虛的草原，貧乏無味的草原，鄉人生活，暗漠的發掘，藏金的希望等等。草原是柴霍甫在此時期最賣氣力的作品，沒有短篇小說的結構——簡直是一首抒情詩，其質地是灰色陰暗的生活。一個小孩從家鄉到遠方去，經過無邊無際的草原，這種單調而又平凡的旅行寫了一百餘面，成了一種疲倦，和諧而又可怕的催眠歌。柴霍甫光明的抒情詩是復活節的前夜。在渡船上做夜課的僧人，告訴搭客他那死去的僧伴，書法極好。他詳細敘述這種藝術，可知柴霍甫對於這種不懷野心的靜默的藝術家是極表同情的。同時卡西探加說一隻狗被馬戲場劫去練習表演，有一天在大衆面前表演，乘間逃回主人家裏去了。這篇故事是幽默和詩意的混合，雖然使狗有人性有感情，不是寫實的筆法，但卻不失爲傑作。還有一個玩意兒瞌睡來了是最經濟，最集中，最有力量的真傑作。托爾斯泰也很稱讚這一篇，我們不可不讀。

在這時沒有幾篇小說特別有柴霍甫的個性。最早的小說宴會（一八八七）柴霍甫極賣力氣，不過依舊不大完善，他寫信給蘇佛林自承他『想在宴會篇用六個月的工夫……其實是怎樣呢？我在九月十日作起，巴不得至遲在十月五日作完；否則便要斷炊了。初寫的時候極為安閑餘裕，寫到中間，便害怕起來，恐怕這篇小說要寫得太長了……這就是我的短篇小說開始總很不錯的緣故……中間便膽小頭昏，結束好像放花炮一般，辟辟拍拍一陣就完了。』（見英譯柴霍甫書簡一〇一面）柴霍甫主要的作風卻依舊保存未失。雖是一件小事，寫女子懷孕的心理卻極為深刻。厭聞出版於一八八九，可以說是成熟時期的開始。人類的隔膜寫得極為有力。這篇小說的霧圍氣是寫一個大學教授對於自己和周圍的幻滅，他漸漸的失去了自己事業的忠心，漸漸的不願挨近在他身邊的人；漸漸的發現他們的卑鄙。大學教授明白自己生活的無味，一切都覺得沈悶。他那一的朋友喀卡，未成名的女優，也懷着人生無味的心情，與他決裂了。他對於她的感情是真挚的。他與她是受了同樣的苦痛，但他卻向她說不出自己的心事。不可戰勝的遏制使

得他與她隔膜，他所能說的話只是：

『喀卡，我們來用早餐罷。』

她冷冷地答道：『不，謝謝你。』

又是一分鐘在靜默裏過去。

我說道：『我不喜歡哈里可夫。太灰色了。真是一座灰色的城。』

『也許是罷……醜得很。我不想在這兒長住，只是路過。今天就走。』

『往那裏去呢？』

『到克里米去……也許是到高加索去。』

『這樣說，住多久呢？』

『這我可不知道。』

喀卡立起身來，冷笑了一下，並不望我，只同我拉拉手。

我想問她：『我出葬的時候，你來不來送喪呢？』但她並不看我，手兒冰冷，真是奇怪得很。我默默的送她到門口。她走下長廊，並不回顧。她知道我在後面目送她，大概在轉灣的地方總該回頭望我一下罷？

不，並沒有回頭望。黑衣裳在末一次閃耀了，步聲靜了……我的寶貝，再見罷！

這樣的結束在柴霍甫以後的小說裏是很多的，可以說是他的作品的基本調。

自厭聞以後，柴霍甫成熟的長作品便相繼而來。他現在能夠定下心來寫較長的作品，與『宴會時代』是不同了。所以他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中所寫的作品，都是藝術很完善的，幾乎沒有例外。這時的短篇使柴霍甫能夠獲得今日的榮譽。一八八〇年以後，依年代的次序排來，主要的作品爲：決鬪，六號室（一八九二），無名的故事（一八九三），黑衣僧，文學教師（一八九四），三年，阿麗亞答尼，安娜套在頸子上，一個藝術家的故事，我的生涯（一八九五），農夫（一八九七），可愛的人，洪禮齊，牽狗的太太（一八九八）。

新的別墅（一八九九），聖誕節，山谷（一九〇〇），此後便是三姊妹和櫻桃園的時期，只寫了兩個短篇：主教（一九〇二）和訂婚（一九〇三）。

柴霍甫的藝術是心理的，但這種心理卻與托爾斯泰，杜思退益夫斯基，柏洛司特等不同。他寫人類彼此不能互相了解，誰也趕不上他。這幾乎是他每篇小說的核心，不過柴霍甫的人物個性不大明顯。他的人物都說的是同樣的話，也就是柴霍甫自己的話。他不像托爾斯泰，杜思退益夫斯基那樣，能夠聞其聲而知其人。他們都是一樣的材料（人類的普通材料）。這一點是柴霍甫與別人不同的地方。自然，他所寫的男女之相似並不是他的弱點——這是他對人生直覺到的主要表現，萬人同質，因此就用不到個性了。和史丹代爾（Stendhal）以及法國的古典派相似，而不與托爾斯泰，杜思退益夫斯基，柏洛司特相似，他也是相信同性說的。但有一點地方卻不與古典派相似，而與柏洛司特相似，就是他注意於靈魂深處極細微的地方。史丹代爾是說全體的心理，而柴霍甫卻集中於心理的『細微』處，不自覺的有破壞和溶解的力量。在藝術方面，柴霍甫比柏洛司特要活潑

得多，因為柴霍甫的材料都會經過選擇，而且自己曾加過複雜的安排的。至於哲學方面，因為寫心理過於細微，所以人類大都陷於苦悶的心理，只有這種方法，柴霍甫可以表現人類屈服於微生物的情況。強壯的人不屈服於這種掙扎的，柴霍甫不去描寫，也看不起，把他們當作不知廉恥的人，皮厚得連針都刺不進。

柴霍甫的藝術是有結構的。但他所用的結構，並不是敘述的結構——可以說是音樂的，然而又不是和諧的意思。他的小說結構方法與音樂相同，流動而且準確。他所構成的線是很複雜的曲線，但卻計算得非常準確：他所做的小說是許多交錯的線。他在情感初變的時候寫得最好；他要把迷路的症候顯示給讀者，但這初發生的曲線依舊是與直線相合的。只須細微的接觸一下，便使讀者明白了他方向的改變。此後一次一次的重敘，曲線便愈加明瞭，終於結果與原來的直線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這種情感的曲線，可以文學教師洪禮齊，牽狗的太太等篇為例。在洪禮齊裏醫生愛陶謹的女兒是直線，後來退而滿足於自己的事業便是曲線；在文學教師裏又以戀愛事件為直線，後來不滿意於自